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文粹卷四十
四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馬廷埜

唐文粹卷四十

宋 姚鉉 編

議乙 總一十三首

明堂五

明堂議 孔穎達

同前議 魏徵

同前議 顔師古

公卿已下冕服議 楊炯

刑辟三

請禁私鑄錢議 劉秩

復讐議 韓愈

駮復讐議 柳宗元

明堂議 孔穎達

臣伏尋前勑依禮部尚書劉伯莊等議以為從崐崘道上層祭天又尋後勑云為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檢六

藝羣書百家諸史皆未聞臺觀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宜一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有翦蒿為柱葺茅作蓋雖復古今興制不可恒然猶依大典徵於朴素是以席惟藁鞂器上陶匏用繭栗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迥綺閣凌雲考古之文實堪疑慮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祀五帝於上座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座正謂臺上下防惟是臺下即云無四壁未審

伯莊如何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為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又盧寬等議云上層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以朝覲祭祀皆在廟堂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閣道昇樓路便窄隘乘輦相儀接神不敬步往則勞曳聖躬侍衛在傍百司供奉求之典誥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以求己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羣臣詳議

同前議　　　　魏徵

明堂之作其所由來遠矣爰自軒唐逮乎秦漢有損有益或異或同記述參差莫能詳究今稽諸詁訓參以舊圖其上圓下方複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同歸洎當塗膺籙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鋒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為一殿宋齊即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享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弘何者夏禹哲王致美於祭服周

公大孝備物於宗祀聖人之教夫豈徒哉然則身處卑宮神居重屋斯豈苟求壯麗崇飾華侈固亦致之尊親之道因高事大之義求其遠趣非無深旨蓋以神本虛玄無聲無臭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既杳冥而莫測故廣褎之度罔知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以致其敬宣尼美意其在兹乎自五帝迄今代有損益宮室制度每越舊章重屋規模獨虧前典文祖過土階之險世室踰卑宮之陋配

天致極理必未安伏惟陛下以上聖之英靈承皇天之
眷命一六合而光宅得萬國之懽心九譯之貢既陳明
堂之位仍闕永言殷薦誠感自中臣等親奉徳音令參
大議思竭塵露微增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
斯覩事資通變若據蔡邕之説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
裴頠所為則大體又傷於質略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
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
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為祭天之所人

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制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廓千載之疑議為百王之懿範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謹議

同前議　顏師古

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簡牘全文莫覩肇起黃帝降及有虞彌歷夏殷迄于周代各立名號別創規摹眾說

舛駁互執所見巨儒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宫也徒以戰國縱衡典籍廢棄暴秦酷烈經禮湮亡今之所存傳記雜說用為準的實亦蕪昧然周書之敘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門雉門據此一塗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及左个右个與四時之次相同則路寢之義足為明證又文王居明堂篇載帶以弓韣禮于高禖九門磔攘以禦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為猶以合三族凡此等

事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為皆在路寢者也戴禮云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即大寢也尸子亦曰黄帝曰合宫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别處大戴所説初有近郊之言復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為矛盾原夫負扆受朝常居出令既在皋庫之内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

里數漢武有懷創造詢於搢紳言論紛然終無定據乃立於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亦無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創孔牢等乃以為明堂辟雍太學其實一也而有三名金褒等又稱經傳無文不能分别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玄則云在國之陽三里之外淳于登又云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潁容釋例亦云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體一也苟

立同異竟為巧説並出自胷懐曽無師祖審夫功成作
樂治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今古不同
律度權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聖上大啓崇
基光膺寳運功髙開闢之後徳邁遂古之初鳳紀龍官
譬眹滄於溟渤隨山練石慙培塿於方壺大樂與天地
同和豈奏曩時之韶夏大禮與天地同節寧踵前代之
膠庠天縱多能睿哲玄覽總五行之秀氣抱六藝之菁
華秩宗茂典皆取必於宸極共工妙術咸稟訓於深衷

隱顯無遺洪纖必應百神受職萬物斯覩將建明堂爰降絲綸規矩之度久已蓄於聖懷遠近之宜實不惑於僉議假使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宣尼奧則尚或補其闕漏況鄭氏臆說淳于謏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愚謂不出墉雉邇接宮闈實允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祗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貽範於來葉區區碎議皆可略而不論悠悠常談不足循其軌轍謹議

大享議　馮宗

臣等竊聞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天垂象聖人則之蓋柱茅簷之規上圓下方之制考之大數不踰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丙巳之地者豈非得房心布政之所當太微上帝之宫乎故仰恊俯從正名定位人神不雜各司其序則嘉應響至保合太和焉漢氏承秦經籍道息旁求堙墜詳據難明孝武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事乃中廢孝成之代又欲立於城南議其制度莫之能決至孝平元始四年始創造於南

郊以申嚴配光武中興元年立於國城之南自魏晉迄於梁朝雖規制或殊而所居之地恒取丙巳者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祖天皇大帝纂承平之運崇朴素之風四夷來賔九有咸乂永徽三年詔禮官學士議明堂制度羣儒紛競各執異端久之不決因而遂止何也非謂材不足力不堪也將以周孔既遥禮經且紊事不師古或爽天心以用作程神不孚祐者也則天太后揔禁闈之政藉軒臺之威屬皇室中圮之期躡和熹從權之

制以為乾元大殿承慶小寢當正陽已午之地實先聖
聽斷之宫表順端闈儲精營室爰從朝饗未始臨御乃
起工徒挽令摧覆既毁之後雷聲隱然衆庶聞之或以
為神靈感動之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庫之饒南
街北闕建天樞大儀之制乾元遺趾興重閣層樓之業
煙熖蔽日梁柱排雲人斯告勞天實貽誡煨燼甫邇遽
加修復況乎地殊丙巳未荅靈心跡匪膺期乃申嚴配
事昧彝典神不昭格此其不可者二也又明堂之制木

不鏤土不文今體式乖宜違經紊禮雕鐫所及窮侈極麗此其不可者二也髙明爽塏事資虔敬密邇宮掖何以祈天人神雜擾不可放物此其不可者三也况兩京上都萬方取則而天子闕當陽之位聽政居便殿之中職司其憂豈容沉默當須審巧歴之計擇繁省之宜不便者量事改修可因者隨宜適用削彼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當宁無偏人識其舊矣

明堂告朔議　王方慶

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謹按穀梁傳云閏者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左氏傳云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以此寧有他月而廢其禮乎先儒舊説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矣大享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廵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議惟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在臣不敢同宋朝何承天纂集其

文以為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抳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秖抄撮舊禮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為歷代不傳所以其文遂闕各有由緒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為明證在臣誠實有疑

三朝行禮樂制議　　杜佑

晉司律中郎將陳頎云昔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太和中左

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夔鹿鳴今不改易也魏代正朝大會太尉奉羣后行禮東廂雅常作者也後有三篇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律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左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亦用左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復用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按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工歌鹿鳴之二三拜鹿鳴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毛詩云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其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也詩傳並無行禮及叔孫通所制漢儀復無别行禮事荀氏云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又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荀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祭之義食舉歌詩十二篇元肇羣后奉璧趨步拜起莫非行禮豈容别設一樂謂之行禮邪荀譏鹿鳴之失似悞昔謬還制四篇復襲前軌

三朝上壽有樂議

禮記但有獻酬無上壽文惟詩雅云再拜稽首天子萬壽豳風云為此春酒以介眉壽雖非灼然明文要是髣髴其實古者詩工皆歌之故可得而言也漢興叔孫通定禮儀七年長樂宮成諸侯朝禮畢復置酒侍坐殿上皆伏尊卑以次起上壽漢故事上壽四會曲注言但有鐘鼓無有歌詩魏初作四會有琴筑但無詩雅樂郭瓊云明帝青龍二年以長笛食舉第十二古置酒曲代四

會又易古詩名曰羽觴行用為上壽曲施用最在前鹿鳴已下十二曲名食舉樂而四會之曲遂廢漢故事鄧吳及瓊等食舉之曲舉時增損張華上雅樂詩表云魏上壽食舉時及漢代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皆未合於古雅漢故事則云上壽四曲華亦言有歌辭會其注當是闕文晉代歌詩傅玄述具存

徹食宜有樂議

周官云王大食三侑皆合鐘鼓漢蔡邕云王者食舉以

樂今但有食舉樂食畢則無樂按膳夫職以樂侑食禮記云客出以雍徹以振羽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如此徹食應有樂不容同用食舉也

朝服乘車議

劉子玄

伏以古者爰自大夫已上皆乘車而以馬為騑服魏已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

顧眄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御史所彈又顔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服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沿革隨時至如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鑾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

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惟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褒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襪而升鐙跣以乘鞍非唯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凖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珮紆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内出入於旌棨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絓驂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以祕閣有梁

武帝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臣按此圖是後人所為非當時所撰且觀民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屩者閻立本畫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屩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為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氏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政宜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佩用捨無恒況我國家

道軼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省廢臣懷此異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抑揚今屬殿下親從齒胄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此行所以輒進狂言用申鄙見謹議

公卿已下冕服議　楊炯

古者太昊庖羲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黃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

質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
氏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月繫時
以時繫年此則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
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
粉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今蘇知機表奏請立節
文改章服奉付禮官學士詳定是非者謹按虞書曰予
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
米黼黻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者尚矣夫日月星

辰者象聖王光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物象聖王澤霑
下人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布教也華蟲者雉
也雉身被五彩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彞者虎也虎以
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
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餁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
者人恃以生象聖王為物之賴也黼能斷割象聖王臨
事能決也黻者兩已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逮周氏
乃以日月星辰為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彞

於是乎制袞冕以祀先王也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爲首章袞者卷也龍德神異應變潛見表聖王深識遠知卷舒神化也又制驚冕以祭先公也驚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也虎雌者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又制絺冕以祭社稷也社稷者土穀之神也粉米由之而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羣小祀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黻之相背昭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也

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此之自出矣天下之服能事又於是乎異矣今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施於旌旗矣龍山火米者又不踰於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玄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盖別表休徵終是無踰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紫盡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罄東觀

之鈆黄無以紀其名實固不可畢陳於法服也雲也者從龍之氣也水也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别為章目此蓋不經之甚也又鷩冕八章三公服之者也鷩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鸇者鷙鳥也適可以辨刑曹之職也熊羆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稱藻為水草而無法象引張衡賦云帶倒茄於藻井被紅葩之狎獵謂為蓮華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蓮也藻者飾也蓋以蓮飾井非謂藻為蓮若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既不

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意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袞名豈惟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楯此又不經之甚也又絺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國家以斷鼇鍊石之功今上以緯地經天之德漢稱文景周曰成康講八代之樂蒐三王之禮文物既行矣尊卑又明矣天下已和平矣萬國已咸

寧矣誠請順考古道率由舊章弗詢之謀勿庸無稽之言弗聽若夫禮惟從俗則命為制令為詔乃秦皇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若夫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法度者哉謹議

請禁私鑄錢議　　劉秩

臣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勅欲不禁鑄錢更令百寮詳議可否者夫錢之興其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

桓得其術而國以覇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即改作詢之芻蕘臣雖蠢愚敢不薦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夫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

是謂人主之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則不重禁之不足以懲息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

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畒者衆去南畒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隣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為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

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効愚計夫錢重者猶人日滋於前而爐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為輕錢錢輕禁寛則行錢重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於采用者衆夫銅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銅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

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必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熟察之

復讎議

韓愈

右伏奉今月五日勑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

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盖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特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者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

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亦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

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矣謹議

駁復讐議　　柳宗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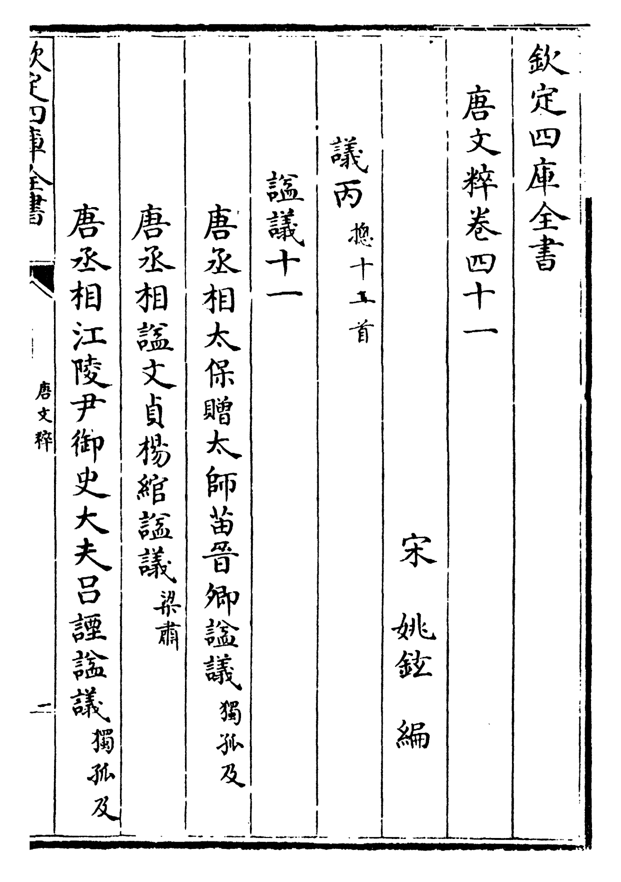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君先者父為縣吏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蓋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

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以嚮違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君先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

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君先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死而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君先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

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沉痛而號無告者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君先能不越於禮服孝

死義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敵讐者哉而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法令如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唐文粹卷四十一

宋　姚鉉　編

議丙 總十五首

諡議十一

唐丞相太保贈太師苗晉卿諡議 獨孤及

唐丞相諡文貞楊綰諡議 梁肅

唐丞相江陵尹御史大夫呂諲諡議 獨孤及

駮議呂諲 嚴郢

重議呂諲 獨孤及

唐丞相贈司空李揆謚議 權德輿

唐隴右節度經略大使郭知運謚議 獨孤及

駮議郭知運 崔厦

重議郭知運 獨孤及

唐御史中丞盧奕謚議 獨孤及

唐常州刺史獨孤及謚議 權德輿

古諸侯世子謚議一

晉謚恭世子議　白居易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苗晉卿謚議

獨孤及

太師稟天純懿為唐股肱兩朝當國庶績惟允論道賦政送往事居叶恭秉彝動罔違德惠和以懋其事明哲以保其身昔嘗懸衡九流剖竹四郡刀尺之下無滯用襦袴之内無貧人洛陽居守東夏輯睦天寶之季二京

為戎皇輿西狩億兆左衽太師踐危機不易心處横潰
不忘國奮身拔跡於豺狼之口道不汙而節不奪忠之
大者至德乾元中天下多故皇綱未張肅宗修漢宣故
事用刑名繩下而太師以曹參為師持清靜守職厲翼
王度將順事典人亦寧一厥猷茂焉能知人能官人慎
選乃僚言刈其楚至有拔羣萃而取公器不五六年比
肩衮職者光映冊府當代榮之漢史稱胡廣與故吏陳
蕃並為三司太師有焉夫九德咸事寬為之首百工惟

時哲則能惠宜其享天眉壽為國元老古者生以行觀其志沒以謚易其名字之美惡視行之大小後代或三字以表德貞惠文子是也或二字以彰善鄭文終侯留文成侯是也葢其跡大名盛則禮優謚崇太師德冠搢紳位侔周召將加誄謚之制宜以酇留為準謹按大戴禮體和居中曰懿文賢有成曰獻稽千載之令典合二名以配德請謚曰懿獻謹議

唐丞相謚文貞楊綰謚議代太常荅蘇端駮議

梁肅

議曰有國之典存以位敘其德沒以謚易其名名之小大視德之美惡蓋書其著而略其微要其終而明其義故曰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楊文貞體淳素之質協時中之德爰自下列至於宰司秉心不渝動必由道與夫立功立事開物濟衆不同日語矣而清儉厲俗明哲保身曰文曰貞在我惟允秉公議者其誰曰不然今奉符謂公與元載交游嘗為載薦引載之咎

惡悉歸於公斯乃昧於觀行定謚之義且非君子成人之美也請區而評之昔荀爽為董卓所舉致位三公及卓斁亂漢政可謂甚矣而漢史曽不以卓之過累於慈明晏子陳氏俱事齊侯陳志邪而晏志正春秋亦不以陳之惡延於平仲是知道不必合事不必同則載之於公其事可見況當載秉鈞而公不叅大政載以時望慕我我則静而守中因踈為簡適見清節又有發載之惡皆漏泄之辭患自掇也庸可救乎及夫載覆其餗公膺

大任任職月淺屢以疾辭位且不安安可以寂寥啟悟
而責之乎昔季文子相三君無食粟之馬衣帛之妾君子
以為忠楊公以大名厚位出入三朝無宅一區無馬一
駟志於清白交不諂瀆可不謂貞乎掌訓誥秉銓衡處
成均貳宗伯潤色王度無替厥美加以敏而好學見善
如不及可不謂文乎謹按謚法貞之例有三清白守節
曰貞大慮克就曰貞憂國忘死曰貞文之義有六經緯
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慈人接禮曰文不恥下問曰

文慈惠愛人曰文修德來遠曰文名既不備事亦殊貫又安可以二王三恪私廟家祭之闕併責於一名哉若具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盖武伯甯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則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坫不得謚敬是知議名之道取其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其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葢先王制謚之方也若綜覈名實形於公論宜取坦然明白彰於

遐邇者今或乘人之意肆誣謗之辭所謂抉瑕刺骨之說非正議也且聖無全能才不必備以鄭公徵立言正色恥君不如堯舜其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許公瓌固執遺詔廷沮邪計其志明矣終不能守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眚掩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蓋二公所以為文貞也若曰百行所歸九德咸事如周公之文宣武之德然後擬議則千古莫嗣而謚典絕矣安在一二蘇魏足為定制乎謹上參典禮近考故事揚公之名

請如前議云爾

唐丞相故江陵尹御史大夫呂諲謚議

獨孤及

呂諲任職從政聰敏肅給能以才智潤飾吏道至德中與三司同鞫大獄獨引律文附會經義而平反之當時卒用中典諲參其論在台司齪齪雖無匪躬之能然平章法度守而勿失其為荊州一年有成號令明具賦斂均一物有制而事有倫大抵以威信為主戮陳希昂按

申太芝之奸而三楚之人悅服厥功茂焉自至德以來荷推轂受賑之寄處方面者數十輩而將不驕卒不墮政修人和如諲者葢鮮矣豈不以兵散久矣而兵未戢捍濁流者難俟清整棼絲者難為功諲當此時能以慈惠易其疾苦且訓其三軍如臂使指闔境無拔葵啗棗之盜而楚人到于今猶歌詠之其識略必有過人者雖勿褒之其可乎按謚法威德克就曰肅禁暴威也愛人德也考禮議名而擬諸其形容請謚曰肅謹議

駮議呂諲

嚴郢

伏以故相國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贈吏部尚書呂公諲昔事先朝累當大任至德之初天步艱難公首披荆榛扈蹕靈武忘軀進忠一日三接先朝察匪躬之節納沃心之議爰立作相弼諧神人其嘉謀嘉猷獻可替否之跡入則造膝出則詭辭温樹不言難可得而知也至有爛馬明白欲蓋而彰者請區而載之乾元收復之際兩都衣冠多繫於三司詔獄御史中丞崔良器議事失入

時宰苗太師崔趙公等雖廷諍之然未堅決公有犯無隱引經正辭上是其言刑為之省所全活者蓋數百人明主收雷電之威聖朝行寛大之典者緊公之力也古者進賢受上賞書不云乎咎繇曰都在知人公踐台衡專以推賢任人為務故相國房公琯故吏部侍郎韋公陟入登右職皆公之由今相國黄門侍郎杜公之涖江陵也公薦在方面之任今相國中書侍郎元公之在度支也公咨以幕府之政曽未數歳而二相接武於上台

天地交泰聖賢相得庶績咸熙五典克從者茲公之舉善也則子皮之舉子產鮑叔之舉管仲蕭何之舉曹參武侯之舉蔣琬方之前人我有餘地其在荊南也戢兵和衆令行禁止理績為天下最雖古之羊杜無得而踰今太常議荊南之政詳矣而曰在台司擬擬無匪躬之能者乃抉瑕掩瑜之論非中適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謚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以呂公文能無害武能禁暴貞則幹事忠則利人盛烈弘規不可備舉傳敘

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謚擬於形容請謚呂公曰忠肅謹議

重議呂諲　獨孤及

博士獨孤及議曰呂諲任宰相日淺當時會肅宗躬親萬務庶政羣臣畏威奉職而已雖有謨謀於巖廊之上莫由有知之者其荆門之政為仁由已略見於事其恩惠被於物風謡存乎人故人得而稱之議名之際敢不闕其所疑而録其尤者著者有司之職也其閱實訟獄

在未執政之前前議之詳矣敢辱再告至若推進名賢使登大任既同温室之樹且行狀所不載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不書今奉符令必用二字且以忠配肅謹按舊儀凡殁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司存廷辯可否宜在衆議今駮議撰謚異同之説並故吏専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詎不私之誡且非唐虞師錫僉曰之道昔周道衰孔子作春秋以繩當代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

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
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
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冀缺之恪德臨事甯俞之忠
於其國隨會之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其文德
豈不優乎而並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略其
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已下朴散禮壞乃
有二字之謚二字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施及戰國
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

時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瀆禮甚矣然猶襃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公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謇正稱貞則遺其吝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公其餘舉凡推類大抵准此皆有為之也若跡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謚成封德彝謚明王

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溫彥博謚恭岑文本謚憲韋巨源謚昭唐休璟謚忠魏知古謚忠崔日用謚昭其流不可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為襃一字不必為貶若襃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慎靚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秦莊襄楚考烈也杜如晦王珪已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歷考古訓及貞

觀以來制度似皆不然今奉所議云國家故事宰相必以二字謚未知出何品式請具謚當以為按據若忠者臣事君之常道苟靖恭于位誰則非忠非有炳然之異則不以為謚如議獄緩死任賢舉善德之美者然肅者威德克就之名足以表之矣月令曰孟秋天氣始肅詩曰曷不肅雍又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肅嚴也敬也忠之屬也天地不肅則歲不成宗廟不肅則禮不立軍旅不肅則人不服肅之時義大矣哉以謚之從政也威能

閑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甯俞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為美魏晉以來以賈詡之籌筭賈逵之忠壯張既之政能程昱之智勇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惔之鑒裁庾翼之志略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慙德死之日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為貶何嘗徵一字二字為之升降乎謹上稽前典下據甲令參之禮經而究其行事請依前謚曰肅謹議

唐丞相贈司空李揆謚議　　權德輿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臣權德輿議曰李揆端莊粹溫潔廉淑慎用文章術學資適逢時奮其英華以取貴達如良庖投刃無復肯綮歷諫曹左史司王言貳春官以至于平章大政在帝左右必以文誼藩身奉法遵職官曹無粃政姻族無倖人束帶山立敷陳前志儼然而溫有碩儒大臣之度或起或廢其道甚夷昔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揆實有之建中中西戎乞盟以耆齒宿望將命殊俗結華夷

之信董衣裳之會已事迴車歲當興元匪躬靡盬至河池而歿追錫司空恩禮有加按謚法曰率事以信曰恭不懈于位曰恭揆果行求已致位台司歷官陟降十有八次周旋敬慎以揚職業不曰率事以信乎及逾懸車之年奉絶域之使受詔即路視險若夷貞厲盡瘁復於左轂不曰不懈于位乎昔韋玄成翟方進以經明為漢相而皆謚曰恭述揆所履節以一惠勤官死事炳然昭明有司易名請以恭謚

故左武衛大將軍持節隴右節度經略大使兼鴻臚卿御史中丞贈涼州都督太原郡開國公郭知運謚議　獨孤及

郭知運驍勇有謀善於用兵起行間為唐上將當時唐興百餘載矣天下充富太倉有二十年之蓄玄宗循漢武故事方鋭意拓土知運適與時會遂扶乘天威奮其材力敢與虜确故能破黠啜可汗以靖北庭敗吐蕃誅康待賓隴底以西烽火為息慰薦麾下吏士任必以材

往往超倫績用茂著王君奐以果勇代處分閫之寄牛仙客出將入相以清幹信謹稱斯又奬拔之明也當時議者謂知運與郭虔瓘王晙薛訥並為中興名將至今隴上將士思之或有起祠宇於故城遺壘尸而祝之者上元中肅宗加太公望以武成王之號知運列於配食之位則其勲伐事業宜有以美稱易其名者謹按謚法服叛懐遠曰威易曰厥孚威如繫辭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虞書曰董之用威傳曰非威非懐何以示德則威

者聖人所以佐仁義以齊天下者也施於名號可以表將帥之德請諡知運曰威謹議

駮議郭知運　崔厦

左司員外郎崔厦議曰郭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年今請易名竊恐非禮謹按禮記云禮時為大又曰過時不為禮也昔衛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戍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易其名者葢時不可踰也節度既名不浮行數紀之前門生故吏已合謀諡今乃申請竊將

有為而作節度嗣子英乂頃屬多故屢制方隅朝廷策勲位表端揆附從者竊不中之禮㑹無妄之求況節度當開元初賵贈特加碑誌逾等皆出恩命追悼之遇亦已當矣今又卤莽外於典章追送往之闕遺啟將來之冒昧況今裂土者接畛專征者百輩若率而行之誰曰無請不惟有司疲於簡牘抑恐名器等於草芥雖欲曲全竊將不可又禮經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若節度合謚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徳若不合謚而茍

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恐貽越禮之議以國家而言又殊旌善之體請下太常重議謹議

重議郭知運　　獨孤及

博士獨孤及議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將次葬易名時也有故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假如諸侯五月而葬魯惠公之薨也有宋師至隱公元年十月而改葬不以踰時廢禮又公叔戍請謚適當葬前謹按禮經曾不言已葬則不可追謚況帝王殊塗不相沿襲新禮則死必有謚不

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後苗太師一年矣吕諲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顏杲卿八年矣並荷褒寵無異時之論獨知運以其子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苟必以已葬未葬為例則八年與五十年其緩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此謂其父無位而子居大官不當以已之貴加榮於父也禮不云乎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耳若知運者處方面之寄位列九卿茂勲崇名與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

將一等豈待因依嗣子然後作謚今之專征者率多起屠販皂隷之中雖逢風雲化為侯王其祖父爵位與知運齒者鮮矣奈何懼名器等於草芥以是殺禮竊謂近誣乾元以來累有詔追贈百官祖父内外文武具僚之先悉蒙恩錫或音徽久没或墓木已拱受大名貴位於九原者以萬數未嘗以殁代遠近為限夫贈謚一也贈者一時之寵謚者不刋之令今以歲久而廢易名是王澤浹於天下而獨隔於一人也當開元二年吐蕃以舉

國之師入五原塞擊析之聲聞於秦雍知運與郭虔瓘討平之以張王室當時微知運則汧隴之西左袵是懼今朝廷方將命將帥以征不服討不庭宜褒之以勸握兵者安可以葬久而廢大典況夫謚法者蓋考其言行事業之邪正必以字褒貶之使生者聞美謚而慕覩惡謚而懼不待賞罰而賢不肖皆勸是一字之謚賢於三千之刑本非為歿者之子孫以為哀榮寵贈之具假令知運無子且未嘗立勲苟位至上將則謚不可廢豈以

其子之存亡為請謚之可否竊稽載籍徵諸舊章易名之禮請如前議謹議

唐故御史中丞盧奕謚議　獨孤及

盧奕剛毅而忠直方而清勵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寶十四載洛陽覆沒于時東都人士狼狽鹿駭猛虎磨牙而爭其肉居位者皆欲保性命而完妻子或先策高足爭脫羿彀或不恥苟活甘飲盜泉奕獨正身守位蹈義不去以死全節誓不辱勢窘力屈以朝服就執猶慷慨數

賊梟獍之罪觀者股慄奕不變其色西向而辭然後受害雖古烈士方之者鮮矣或曰洛陽之存亡操兵者實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將奔去之可也委身寇讎以死誰懟某以為不然勇者禦而忠者守必社稷是衛則死生以之危而去之是智免也於忠何有蓋荀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由結纓於衛不避其難也玄冥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姬待保姆而火死先禮而後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夫豈愛死

而賈禍也以為死輕於義故蹈義而捐生古人書之使事君者勸然則祿山之亂大於里丕孔悝蒯瞶之任切於玄冥之官分命所繫不啻保姆逆黨兵威烈於水火于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勠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義不可茍身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持操于白刃之下孰與懷安偷生者同其風哉謹按謚法圖國忘死曰貞秉德遵業曰烈奕執憲戎馬之間志藩王室可謂圖國矣國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忘

死矣歷官十一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若始至可謂秉德矣先黄門以直道佐時奕嗣之以忠純可謂遵業矣請謚曰貞烈謹議

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及謚議　權德輿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權德輿議曰獨孤及剛方直清根於性術其修身涖官確乎處中立言遣辭有古風格辯論裁正昭德塞違濬波瀾而去流蕩得菁華而無枝葉其樞衣入室之徒皆足以賞贊書而秉方冊則及之為

文可徵矣其為博士時有上議景皇帝不宜為太祖者詔下庶官及舉夏殷周漢之故事尊祖配天之大旨以為景皇帝始封於唐天所命也於是定議為一代典法新平長公主之子裴做尚永清公主欲以他族主婚及相禮上陳不可竟得以裴僕射遵慶為主當時稱之定吕諲盧奕郭知運之謚用禮文憲度得褒貶之正凡所往復詞旨堅明其理舒州屬歲饑旱鄰郡庸亡什四已上而舒人生聚悅安不知凶年優詔褒異就賜金紫其

初在濠其後在常皆因俗為理人用愛戴雖不得居公卿長帥之任然其奉常議論三郡績用亦足以列於文苑附於循吏按謚法曰博文多能曰憲獻可替否曰憲及酌三王四代之典訓作為文章以輔教化是為博聞位參中外必以稱職聞是為多能定宗廟之饗為獻可正婚姻之主為替否有司稽美行而易其名者請謚之曰憲謹議

晉謚恭世子議　白居易

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晉人謚為恭世子載在方册古今以為然居易獨以為不然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棄嗣於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若垂之來代以為訓誡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欲商確敢徵義類在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諧瞽亦

允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心以至誠雖申生之孝不侔於舜而獻公之頑亦不逮於瞽瞍以烝烝之乂俾不格於姦乎故咎之始形則齋慄祇載而爲虞舜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位去國爲吳太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遠害爲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義不祗陷父於不德不慈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道不其慼歟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溫恭今

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稱乎周之衰也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荊蠻光啓土宇赫赫楚國由之而興謚之為恭猶曰薄德今申生徇其死不顧其義輕其身不圖其君俾死之後弒三君(奚齊卓子懷公)殺十有五臣(荀息里克丕鄭祁舉共華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慶鄭狐突瑕生郤芮)實啓禍先大亂晉國則楚恭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如此異德同謚無乃不可乎左氏修魯史受經於仲尼蓋仲尼之志丘明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小大莫不微婉而發揮焉至於申生之

死也之謚也略而無譏何其謬哉何以覈諸且仲尼修春秋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貶之故書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侯且名太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旨考之則仲尼之明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蓋善惡始終必褒貶於一字所以彰明往者而勸沮來者故君子於其謚無所苟而已矣

繇是而言則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唐文粹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文粹卷四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馬廷塑

唐文粹卷四十二

宋　姚鉉　編

議丁　擬一十三首

歷代是非七

西伯受命稱王議　梁肅

魯議　高郢

漢高祖偽游雲夢議　高黍

改葬服議 韓愈

廣喪朋友議 崔祐甫

西伯受命稱王議 梁肅

太史公曰詩人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遂追王太王王季改正朔易服色十年而崩或謂大雅序文王受命作周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妄𢇍二經以實其說予以為反經非聖不可以訓莫此為甚焉嘗試言之夫惟聖人無作作則為萬代法仲尼美文

王之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未有南面稱王而謂之服事易姓創制而謂之柔順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武革命又曰武王未受命未有父受之而子復革命父為天子而子云未受當武王之會孟津也告諸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以誓師也曰惟我文考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孰有王者出征復俟天命大統既改而復云未集禮大傳稱牧野之師既事而退遂柴于上帝追王太

王王季文王改正朔殊徽號若虞芮之歲稱王則不應復云追王王制既行則不應復云改殊是皆反經者也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聖人知定位之不可易也故制為上下之禮財成天地之道使各當其分而不相間若億兆之去留天命之與奪則存乎其時聖人順而行之故謳謌所歸而舜禹揖讓桀紂惡盈則湯武放伐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不得已而為之者也若殷道未絶紂凶未極而遂稱王以令天下則不可謂至德也已此其非

聖者也予以為大雅作周之義葢取夫積德累仁為海内所歸往武王因之遂成大業非所謂革命易姓為作周也泰誓紀年葢武王周公追考前文陳王業之盛自虞芮始故斷為受命之歲仲尼憲章文武故因而敘之曰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非所謂自稱王而為之數也文王既歿經義斯在如曰不然以俟君子

魯議　　高郢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歿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

代代祀以天子禮樂魯君得乘大輅建太常外祭郊社內祭嘗禘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兼而用之以廣魯於天下郢竊謂自天子至于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别豈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郢聞有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王者是以非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公以非禮曾謂昊天上帝亦可誣乎柰何使魯人郊昔孔子憤歎於衰周而欲

求禮於魯及覩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聲明文物之不當用可知矣又恐來者以杞宋用王禮為疑因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王後得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邪猶懼其未能又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嘏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為事更聖人未聞可

否難措辭於魯議者於謙默之道則可矣於發揮之義恐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公廟歌雍徹嗟乎禮之不早辯也如此古者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晉應韓武王之穆得用備物享武王乎若享非禮之褒是周公不得為聖也如其不享是成康秪以王者禮樂餕周公于魯矣安在其康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異伊尹

不過號為保衡至于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於伊尹而為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太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王季得之以傳祚於文武故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泰伯豈武王忘泰伯之德而不親乎葢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别為萬代之凖不為一人私也夫人情無常以禮為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大凡繼體

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于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況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大典獨私於周公乎周公有大勲于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秬鬯圭瓚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為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於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僣其君入陷其父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不克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衰不亦宜乎

漢高祖僞游雲夢議

高叅

或曰漢高帝僞游雲夢以擒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以謂高祖不思弘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計於是乎失政刑矣夫聖人貴正不貴幸與律不與臧昔者明王五載一巡狩合諸侯各朝于方嶽大明黜陟故無德者削地有功者進律漢氏君臨萬國示人以偷僞游之名不可以訓且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節一朝繫信而生諸侯之疑天下皆疑則所利者少而所失者多昔崇伯之方

命圯族共工之静言庸違帝堯以則哲之明而未有去者葢以其行偽象恭且有四嶽之舉故也向使堯惡四凶之行拒四嶽之舉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為戮不辜矣夫刑一人使天下知其罪則服賞一人使天下知其賢則勸若賞而不勸刑而不服則堯所不為也漢祖不能斟酌古典卒用陳平之言執信而歸于京師一二年間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髙謀柏人陳豨反代地彭越縣布盧綰之徒悉以叛換豈非服勸用刑之失

歟傳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古之盟主恥襲侵之事況光有天下者乎於戲悠悠千載變詐萌生使天子不復言巡狩諸侯不敢議朝覲大者自爐强盛小者懼於因執是恩信不流于下而忠孝不達于上王者之澤寖以陵遲自雲夢始矣

貓鼠議　崔祐甫

右今月日中使某宣進止以籠盛貓鼠示百寮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範作則禮記郊特牲篇

曰迎貓為其食田鼠也然則貓之食鼠載在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於性乎鼠之為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其序曰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於麋鹿麏兔彼皆以時殺獲為國之用此鼠有害亦何愛而曲全之貓受人養育職既不備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扞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貓不食鼠之目以兹稱慶

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治平天符荐至紛綸雜沓史不絕書今茲貓鼠不可濫廁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誡諸邊候無失徼巡貓能致功鼠不為害

酷吏傳議　　權德輿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健順是謂全德不然則直己循性能秉一方事舉於中皆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為循吏失剛之理者為酷吏司馬氏修史

記始作二傳以誡世爾而後以郅都為酷吏傳首愚有慼馬都之為中郎將上欲搏野彘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為濟南守誅豪猾首惡道不拾遺其為中尉宗室貴臣歛手反目其為雁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為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為漢名臣入居命卿出撫列郡堅剛忠純終始若一坐臨江之嬿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廷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弛

絶也葢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懲勸子長既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於此缺矣夫椎埋沈命舞文巧詆之徒目為等夷雜列篇章至其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焉噫洪範之沈潜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溢官無處父之華異申棖之欲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虐怒而中節者歟剛似酷弱似仁在辨之不惑而已天

下似是而非失之多矣豈獨是哉開卷之際怳然有感
且以司馬氏班氏皆良史也猶不能辨故斐然成文

世祖封不義侯議

先師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又曰
惟則定國於戲有國者可不務乎當東漢世祖之初天
命再集宜於此時貞百度正三綱纂修德教允荅天意
時彭寵以南陽舊恩位列上將有舉漁陽之功饋邯鄲
之忠竟以讒謗獲罪反側怨望遂攻朱浮於薊自稱燕

王其時師旅孔熾元元告甚時君宜以息人紓難為心則當錄念功用昭洗瑕釁次則布之威懷革其非心必不得已則仗大順以討之出師以征之明君君臣臣之義此三者皆不能用或用之而不能盡及夫蒼頭子竊有便室之逆運其狙忍時伺卧寢遂使命懸僕隸倉卒授首及詣闕也封為不義侯愚以為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此

而可侯漢爵為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且如欒布之哭彭越孔車之葬主父使於東漢議罪罪孰甚焉況四方甫定傷痍未復不稽古訓以喜怒為刑賞使天下陪臺廝養各幸其君之亂而徼侯印授諸侯危疑之勢啟臣下叛渙之源棄名器而汨彝訓且以憲令為戲時風浩浩蕩而不復至使桓靈不道山陽脅奪本其所自膚詎知非封不義之效歟

後漢賊臣董卓廟議

高適

昔漢祚陵夷桓靈棄德宦官用事國步艱難宗社有綴旒之危宰臣非補衮之具董卓地兼形勝手握兵鈐顚而不扶禍則先唱興晉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宫臣節如掃至乃發掘園寢逼辱妃嬪太后之崩豈稱天命弘農之廢孰謂人心敢諷朝廷以自尊貴大肆剽虜以極誅求焚燒都邑馳突放橫衣冠凍餒倚死牆壁之間兆庶困窮生塗草莽之上於是天地憤怒鬼神號哭而山東義旗攘袂爭起連州跨郡皆以誅卓為名故兵

挫於孫堅氣奪於袁紹僭擬輿服黨助奸邪驅蹙東人脅帝西幸淫刑以逞有湯鑊之甚要之糜爛刳剔異端乃謂漢鼎可移郿塢方盛殊不知禍盈惡稔未或不亡故神贊允誠天假布手母妻屠戮種族無留懸首燃臍遺臭萬代骨肉灰燼不其快哉今狄道之人不憖卓之不臣而務其為鬼茍斯鬼足尚則漢莽可得而神晉敦可得而廟桓玄父子可享於江鄉爾朱弟兄可祠於朔土嗟乎仁賢之魄寂寞於丘陵義烈之魂沈埋於泉壤

何馨香之氣而用於暴悖之鬼哉適竊奉吹嘘庇身戎幕每承餘論飽識公忠之言不遠下風盡知仁義之本昨忝高會敬受德音今具賊臣之事悉以條上謹按尚書王者望秩天地之神祇諸侯祭境内之山川亂臣不言淫祀無取則董卓之廟義當焚毀

定服制議　魏徵令狐德棻同議

臣聞禮所以决嫌疑定猶豫别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夫親族有九服屬有六隨

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然舅之與姨雖為同氣論情度義先後實殊何則舅為母之本族姨乃外戚他族求之母族姨不在焉考之經文舅誠為重故周王念齊每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在舅服止一時為姨居喪五月徇名喪實逐末棄本蓋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實在玆乎記曰兄弟之子猶子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為之朞未嘗同居則不服為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

或曰同爨緦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繼於名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饑共寒執手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死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為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為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

在且事娌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顔弘都則端肅致感馬援則其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于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乎千載至理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屬欽明在辰聖人有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猶且永念慎終凝神遐想以為尊卑之敘雖煥乎大備喪紀之制或情理未周爰命秩宗更詳考正臣等奉遵明旨觸類旁求採摭羣經討

論傳記變薄俗於既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
超百王而獨得者也諸儒所守互有異同詳求厥中申
明聖旨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為齊衰五
月適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周年衆子婦舊服小功今
請與兄弟子婦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
功五月服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服緦麻請與
從母同服小功謹議

駁行三年之服議　　張東之

夫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謹按春秋魯僖公
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
納幣左傳曰禮也杜元凱注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
納幣在十二月士婚禮納采納徵皆有玄纁束帛諸侯
則謂之納幣蓋公為太子已行婚禮故傳稱禮也公羊
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在三年之內何以譏
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注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
未滿二十五月納采問名納吉皆在三年之內故書何

休以公十二月薨至此冬十二月纔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是未滿三年而圖婚也按經書十二月乙巳公薨杜以長歷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非十二月經書十二月是經誤文公元年四月葬我君僖公傳曰緩也諸侯五月而葬若是十二月薨即是五月不得言緩明知是十一月薨故注僖公喪終此年至十二月而滿二十五月故丘明傳曰禮也據此推步杜之考校豈公羊之所能逮況丘明親受經於仲尼乎且二傳何杜所爭惟

爭一月不爭一年二十五月除喪由來無别此則春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尚書伊訓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據此則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月大祥故太甲篇中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十一月大祥訖十二月朔日加王冕服服吉而歸亳也是孔言湯元年十一月之明證顧命云四月哉生䰟王不懌是四

月十六日也翌日乙丑王崩是十七日也丁卯命作冊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是四月二十五日也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月康王方始見廟則知湯崩在十一月淹停至殮訖方始十二月祗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崩及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不得元年以前别有一年此尚書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記三年問云三

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又喪服四制云變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終又間傳云朞而小祥食菜果又朞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喪服小記云再朞之喪三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儀禮士虞禮云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之明驗也此四驗者並禮經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豈得以禮記戴聖所修輒欲排毁漢初高堂生傳禮既未周備宣帝時少傅后倉因淹中孔壁所得五十六篇著曲臺記以授弟子戴德戴聖慶溥三人合以正經及孫卿所述並相符會列於學官年代已久今無端搆造異論既無依據深可歎息其二十五月先儒考校唯鄭康成注儀禮中月而禫以中月間見自死至禫凡二十七月又解禫云禫言澹澹然平安之意今皆

二十七月後復常從鄭議也踰月入禫禫既復常則二十五月為免喪矣二十五月二十七月其議本同竊以子之於父母喪也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痛深者愈遲豈徒歲月而已乎故練而慨然者蓋悲慕之懷未盡而擗踊之情已歇祥而廓然者蓋哀傷之痛已除而孤藐之念更起此皆情之所致豈外飾哉故記曰三年之喪義同過隙先王立其中制以成文理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禫則無所不佩今吾子將徇情棄禮實為乖僻夫

去縗麻之服襲錦縠之衣行道之人皆不忍也直為節之以禮無可奈何故由也不能過制為姊服鯉也不能過朞哭其母夫豈不懷懼名教逼已也至若孔鄭何杜之徒並命代挺生範模來裔宮牆積仞未易可窺但鑽仰不休必當漸入勝境詎勞終年矻矻虛肆荛言所有掎摭先儒願且以時消息

服母齊衰三年議　田再思

乾尊坤卑天一地二陰陽之位分矣夫婦之道配焉至

若死喪之威降殺之等禮經五服之制齊斬有殊考妣三年之喪貴賤無隔以報免懷之慈酬罔極之恩稽之上古喪期無數暨乎中葉方有歲年禮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白虎通云質文再而變正朔三而復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經已來爰殊厭降之儀以標服紀之飾重輕從俗斟酌隨時故知禮不從天而降不由地而出也在人消息為適時之中耳春秋諸國魯最知禮以周公之後孔子之邦也晉韓起來

聘言周禮盡在魯矣齊仲孫來盟言魯猶秉周禮子張

問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為同母

異父昆弟之服大功子夏謂合從齊衰之制此等並四

科之數十哲之人高步孔門親承聖訓及遇喪事猶此

致疑即明自古已來升降不一者也三年之制說者紛

然鄭玄以為二十七月王肅以為二十五月又改葬之

服鄭云服緦三月王云訖葬而除又繼母出嫁鄭云皆

服王云從子繼育乃為之服又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

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鄭王祖經宗傳各有異同荀摯采古求遺互為損益方知去聖漸遠殘缺彌多故曰會禮之家名為聚訟寧有定哉而父在為母三年行之已逾四紀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從則天皇后之朝大帝御極之辰中宗獻書之日往時參議將可施行編之於格服之已久前王所是疏而為律後王所是著而為令何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虧仁孝之心背德義之本有何妨於彝倫而欲服之周年與伯

叔母齊馬與姊妹同馬夫三年之喪如白駒之過隙君子喪親有終身之憂何況再周乎夫禮者體也履也示之以迹孝者畜也養也因之以心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服之有制使愚人跂及衣之以衰使見之摧痛以此防人人猶有朝死夕忘者以此制人人猶有釋服從吉者方今漸歸古朴須敦孝義抑賢引愚理資寧戚食稻衣錦所不忍聞若以庶事朝儀一依周禮則古之見君也公卿大夫贄羔雁珪璧今何故不依乎周之用刑

也則墨劓宮刖今何故不行也周則侯甸男衛朝聘有數今何故不行也周則不五十不仕七十不入朝今何故不依乎周則井邑兵甸以立征稅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分土五等父死子及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冠冕衣裘乘車而戰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三老五更膠序養老今何故不行乎諸如此例不可勝述何獨孝思之事愛一年之服於其母乎可為痛心可為慟哭者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禮記云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不能母之

親子也賢而親之無能則憐之阮嗣宗晉代之英才方外之高士以為母重於父據齊斬升數麄細已降何忍服之節制減至於周豈後代之盡慙於枯骨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又同爨服緦禮經明義嫂叔遠別同諸路人引而進之觸類而長猶子咸衣苴菓季父不服緦麻推遠之情有餘睦親之義未足又母之昆弟情切渭陽翟輔論舅之寃甯氏宅甥之德我之出也義亦殷矣不同從母之尊遂降小功之服依諸古禮有爽俗情

今貶舅而宗姨是陋今而榮古此並太宗之制也行之百年矣輒為刊復實用有疑

改葬服議　　韓愈

經曰改葬緦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

也傳稱舉下緦者緦猶遠也下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緦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

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為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嚙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有闕之類是也喪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

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為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

未若合禮之為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以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啟殯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為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廣喪朋友議　　崔祐甫

殿中侍御史安定皇甫政字公理故尚書左丞之子文行燕茂不忝前烈雅度精誠其儔蓋寡祐甫昔年嘗為左丞使介而公理又余之族甥故狎焉大歷七年余寓滁而公理寓楚適有來訊示余以所著喪朋友議余美其重禮義有古之遺範瞻望德門軌躅無替亦感恩者之所慰幸也公理又諗余曰政自從事於丈舅氏未嘗以一言見誨豈所望哉盍示今議之利病猗歟公理年未四十班在赤墀簪筆持簡為王近臣頃又佐廉問董

淮海之部名遂矣權厚矣固當緩步潤視光車美服為
貴為達而已矣乃不遺我謏狹不畧我衰憊念嗌膚之
戚收門吏之舊周爰諮詢以師道見待吾亦何有但美
子之求益不倦雖一旬而進可以浸天壤一拳之多可
以鎮方域況其渺瀰既廣嶄崒已峻增之廓之於成名
乎必矣皇甫氏有子哉因覽斯議忽憶永泰中於穆鄂
州寧會客席與故湖南觀察韋大夫之晉同宴適值有
發遠書者知鄭郴州炅之龐歙州濬或以疾而歿或遇

戕於盜韋氏出涕泣若而言曰二刺史之晉之交友也於是斂乜著離筵席因歸於所次而哭三日人來弔之者韋則盡哀長號不徒慼容而已又間歲祐甫佐江南西道連帥魏尚書時屬幕中之叅佐有加官者聚合樂餌卜日為宴宴前行人至知團練副使考功邢郎中宇捐館於荆南邢與魏鄉國接近且邢郎中則諸魏之出於尚書為內外昆弟適受朝命為尚書倅僕感杜黃規平公之事將入言於府主請罷宴若不可則請徹樂卒

事而同列之士惡我者嗤鄙之詞充牣於聽謂我樵夫農叟之智也好我者頻慼而相誨曰慎無以方枘施圓鑿自取谷馬諄諄然如不能僕懦夫也因是而自悔及其宴也太庖具酒醴傾鄭衛之女列於賓席之末俳優侏儒設於公堂之下晝日不足繼之以燭使夫膳夫歘來酌曰曠飲斯必當見輿曳之無筭又焉得終其詞哉使我不言適其宜也今者追想韋湖南猶孔門之訓其他則吾不知因縱言之以報公理示之議當矣又何以

規議既成客或謂祐甫曰韋湖南魏江西二觀察頗嘗知其風味公直簡諒則魏先之飾情強仁韋之志也今吾子之論無乃剥魏而附韋乎且子魏之上介也論議不隱恐非春秋内魯故宋之義盍辯焉祐甫應之曰噫寧以他規我是論也吾復之熟之有日矣韋湖南之晉飾情強仁誠如來議禮不云乎先王制禮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子張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韋氏之喪朋友縱不由衷亦與夫二者之義合矣吾雖欲

不與其可得哉至於故府公魏尚書公直簡諒清貞敬職郡人戴於下朝聽滿於上狼藉甚盛豈造次之所盡哉但於邢副使之喪若忍悲而就宴可謂哀樂失其節乃左氏傳樂祁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及子招樂憂謂也若情不至焉率而為宴則禮經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吾雖欲勿議又不可得也且吾之所論者因皇甫公理所著喪朋友議故縱言及之非敢定二觀察之褒貶湖南吾取節焉而已矣來議又以吾嘗

為魏公使介今茲著論異於春秋隱魯故宋者茲又近而非中也僕才雖不腆中臺之劇曺郎且兼柱下史有名於著定矣受命為尚書介彌縫潤色之職事安可見責以敬故君之祀嗚呼晉悼公魏絳之君也絳戮悼公之弟韓厥趙宣之所任也厥僕宣子之僕及其終也悼公謝魏絳曰無重寡人之過宣子曰可賀我矣而絳厥無罪焉豈當不慎重公平之世論議之與刑罰當豈異哉子何見過深也嗚呼天下有至公有至當知賢而舉

用之至公也臨事而平處之至當也各守其分復何尤哉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近日張荆州九齡又刻石而美之於是後來之受舉為恭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我王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公死黨兹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徐生徐生得非失中之履霜也常積憤懣因而書之

唐文粹卷四十二